

柳

南

隨

筆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卽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

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卽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羆羆生貔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執信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

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
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
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
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
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
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創自陳拾遺至李杜
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爲宗蓋前此如
王右丞輩尙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爲之

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矣故李杜集中五
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
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錢爾敦陸燦與某人論詩書有云
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其五古七
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
人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
說則是竟以對偶爲律而不復知爲聲律之律矣況詩
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
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

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首首散行
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
律詩尚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
獨高千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故之爲此論必
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爲截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
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
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

賜履

爲大家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

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

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邪若再溷瀆卽當叅送刑部矣袁嚙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瀆卽當叅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邪時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

非 皇上孝治之意況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
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
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能公聞之
卽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
弟賜瓚方坐事繫詔獄云家西澗先生材任爲余述之如
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能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
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

守創

居官清介爲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

誣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戌冬

蒙 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賃錢頗多于公
公遂以正艙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
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爲誰也迨至淮上總河嵇公
曾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
安郡守以腰輿迎公去商人始大駭知爲公旋匿去然
公自以所出錢少合應以正艙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
于康熙六十一年爲常熟令未及兩月卽行取入都離
任之日闔邑罷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
民心如此

許儁字伯彥祭酒石門士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

言里中呼爲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云一
到京中飯量大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
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
章今科安得不中籬笆爲我拔去牆門爲我刷黑士剛
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爲絕倒
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
盤梨棗坐客趙李臚列八句中蓋卽指伯彥也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

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卜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弟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
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曉令于是諸生被繫者
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
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
坐反叛興大獄 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
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
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
不意得之大奇予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
云

漢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旦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叔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臨發送者尙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果不死後董以瘞乞休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卽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

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
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
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容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
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
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
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卽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
而妃已娩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
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旣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真人
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予

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旣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老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

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卽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以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萬歷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因字爲吏部郎中高桂所叅鴻係申相國時行壻吳人呼爲快活李大

郎及以文中用因字被論又稱爲李阿因因者吳人呼
女之辭然李所用因字實因字之誤耳

江陰李忠毅公死闔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
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三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爲公作
墓誌載大殊爲無識聞公子遜之頗不喜佛時有靈巖
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
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爲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卽舉
忠毅公三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爲師
屈云

馮已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

陰尹孔昭

嘉賓

也已蒼不知爲何人廼大聲曰杜詩是不

易讀者明且孔昭詰其爲誰已蒼給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爲杜詩是必馮已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旣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

玉齊

晚年與同邑鄔因仲

載錫

相遇握手道故因喟

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

一生此事豈尙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

開國

吾友秉衡

銓

之尊府也其讀書處

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

尊彝

題句云四先生里讀

書莊髯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

中央張謂徵君漢瞻

雲章

孫謂學士愷似

致彌

陸謂徵君翼

王

元輔

也時以四君爲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虞程

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坦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

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爲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趾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迴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梯而入

去其鍵衆乃一閤而進財貨抄掠無遺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卽以葬祝焉時錢口口方里居兩家竝赴其門請爲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衍唐叔達先生壻也嘗取涑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採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膀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漲膀漲膀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卽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卽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口公口口次卽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噪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 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

公龍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掞直臣則有郭公琇
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叔鉞
公世烹是科典試爲柏鄉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尙書鼎
學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
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
鏞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
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
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

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
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
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啟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
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
魚山先生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章聲氣時吳江
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翮扶九沈應瑞聖符輩
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
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
應社也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爲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爲其園址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没人一時富豪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

于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養牲以供館子鶩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鶩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鶩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龜二字坊本誤刻茶龜以龜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焯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鼈也俗以溺器爲尿鼈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

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
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
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
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磕子殆卽沿詩窖
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爲鄉飲大賓一國譁
然而顧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
可僂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

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觥而法鄧惲亦便當捲
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旣命
駕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歸少詹惺崖

允肅

性頗渾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

嘗之維楊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其僕
曰此當橫吹旣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
方誤以爲一物也詈其僕曰汝給我邪旣說橫吹矣何
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爲彭城尙書所贖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

者疑柳多私蓄尙書旣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佯爲好語曰先尙書遺賫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始諾之柳旣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詈之而柳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輓之咸謂其能晚蓋云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以白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作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旣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

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經于邑西山之辛峰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搜于巷口見溝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錢陸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贊善太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尙書華亭王日藻年七

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棟年七十舉人常熟孫暘年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尙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局洗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秉義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尙書中允兄弟實爲主人以齒序坐卽席各賦七言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爲之序云

王露潛

譽昌

爲詩好押青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卽喜見于

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楨爲詩輓之云
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

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暱吟社諸君以西京

故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

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和之和王

露青青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

孫陶菴銘花字云有限光陰丁噩夢不情風雨妬梨花

和周以寧楨藻字云可有風情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

藥和許南交永春字云花糝碧苔三月暮酒潮紅頰十

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澗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韻賦

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和之和西澗兒字云茶醖

碧香浮雀舌酒清黃色借鷺兒和露滑銀字云雙尖聳

塔排空碧一澗噴泉倒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

尋獨見自注獨見臥履名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枕名和孫麗明

楊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簪得鬢初然和侯秉

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盈缸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

亦韓祖郎字云結成舊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

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三伏冷綃輕煙霧一身浮和靜
川深字云風生蓮渚擊紅墮雨罨茶煙暈碧深和予微
字云山雨嵌空籠黯淡柳煙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
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
端忽覩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
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難爲
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
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
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

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鼈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鼈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鬚儼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如周

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譌爲周家之后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瞽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旣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
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
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
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
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
苦却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
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予諡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
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諡爲文若非詞

林而得諡爲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
之類又吾友汪西京沈琇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而
入相者亦諡爲文以甫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卽在翰
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
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諡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驥葉文
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嘗入
相而亦諡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
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卽文武火

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
銷丹竈火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
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
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
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
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
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

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可書云交際之
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
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子字加稱號
焉子稱號加先生焉子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
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
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
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子稱謂之際不肯
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

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
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
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
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
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
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
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

掌驢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發女之
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
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
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
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卽東坡亦極贊之何至
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
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
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可不知所懼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閩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爲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上林 本朝康熙間有滿洲人揆敘者曾爲掌院學士

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韙 上怒其
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璜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鄧學使改
之黃中丞崑圃與冰璜善教以措詞謂揆敘得罪 朝
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干未便冰璜如所戒鄧乃是
其言遂援筆去一揆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上字與鄧
學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旣改今名遂于雍
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
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

有蘇州人周卜世者嘗客揚州一揚人卒問補何故蘇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所見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邪其言雖戲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卽此一端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夢迷胡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
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
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
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未聯云此情可
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
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涓翁

譽

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爲類

乃佳予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
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卽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爲

一俾類與不類相爲類則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韻詩就正翁舉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卽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之是卽不類之類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卽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子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

通家子方爲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
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
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
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
上旬無巳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
勝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
建祿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金生水故名六壬

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
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
宮宣聖前缺香爐花餅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爐餅至
今尙存居家饗飧不繼家人愠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
小牀足不能履也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
二絢夫人閒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絢
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
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
飛行部至吾邑謁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魚公

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爲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傳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

士榮

云今人以十歲爲一旬故稱五十則曰五旬

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爲旬徐鉉曰周币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舉之皆以十日爲旬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爲旬徧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爲旬者世俗

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捧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爲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顰顙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

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箏詩云庸知

上幾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
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
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
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謂上番猶上緊
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卽
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吾邑言博士侶白

德堅

爲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

而困于諸生貧窮顛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離家
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肇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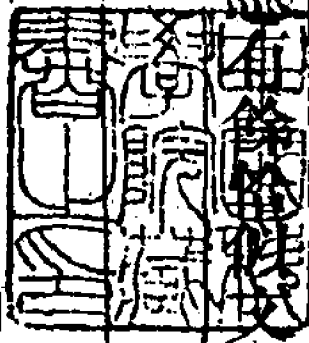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

卷三

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舫篋者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
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真書歟
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畱取青瑣
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
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
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躊躇脈脈黃昏思在餘
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隨筆卷三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有薦

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

在外督撫藩

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

上御體仁閣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璿璣

柳南隨筆 卷四

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 上

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簋加四飯豐腆苾芬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令

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君亦韓作詩懷之有漳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韓以示余余疑損字爲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識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閨世欠潘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曉樓仍

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墜青箱楊柳凋張緒
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

確士

德潛

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此送

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
船瀟湘曲云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
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
相望面面心又云酌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
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

心似江水一日兩迴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
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
春蠶詩酒風情亦尙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
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鉤抵萬金
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
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
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璠云琴書以外百無能雲水蕭然
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
詞云吳女摻摻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

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閭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歷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爲闔郡所無一時推爲祭酒時郡司理爲江右龍繩武見應科文愛之甚每入謁必以鼎甲期之呼爲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叩門言司理公

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
乃給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爲若轉達可也急
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
子固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拆卷
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
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
卒以鬱死

陳見復

祖范

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

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都衆

喙一辭見復不聽嘗語予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擢受職之後虛糜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予深韙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勸予殿試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卽止閉戶讀書好爲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

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知已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

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
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同
里張遠爲作徐五傳云

王緱山太史嘗肩輿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

允先生祿

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遠來得無饑乎此貧家風味盍共
嘗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
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

衍

輯通鑑補數百卷目營手抄雖溽暑祁寒不

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

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
逮丙夜始罷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秉衡
云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
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
守謁入未卽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跡喜
甚卽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
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
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
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
宸英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
實錄又吾邑吳蒼符龍錫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草連天
种放猶慙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鵠板江南惟有顧書年
謂顧寧人又云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
錢分賜後大家攜醪衆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
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箕

憚正叔

平壽

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

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
隣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
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畫偃蹇不卽赴後迫致蘇州拘
繫廳事明日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
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
疾馳不可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
城門尙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中

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
鍾淵映比隣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
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
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卽其死處也
平湖僧借山環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
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
無學僧

薛芬字祥蓀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爲吾邑潘氏婿遂遷
居於邑之珍門涇初爲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廼專

意爲詩囊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
依歸集有祥蓀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
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筆云丙辰丁巳閒遇薛東濱於長
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尙書諸什大有少陵
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卽吳下亦無一
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文志予頗代爲搜訪
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
錄也

龔義林字圓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爲人傳

誦詩云憔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眞菜蔬作飯
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乏荆扉偏得月袖多繩結
好攜春宵來莫厭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又詠樵一
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揜兩袖風生手倒插雙
鑱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碍低橋

龐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

友人韻者錢木庵

良擇

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每爲

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觥云去來人迹因霜見
深淺苔花逐雨消桅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深懸火隔

江分緯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
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猶云淺深到處經行
憤波浪掀時不在忙

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
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
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訾爲重
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閒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
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

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謚以此稱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爲壽亭侯尤可噴飯

談次掉文書生習氣最爲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卽作古文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之曰瘐死請室乎懸首藁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

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媼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
竹林中老媼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媼輒以茶飲之迨老
媼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媼子得之大哭
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爲設雞黍孝穆
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畱名詩文畱
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載名法言子雲
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

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
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
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
香浮動月黃昏江爲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
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煙青山
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
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昔弇州先

生謂衷覽旣富機鋒亦圓古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
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己出不本
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竊爲工非至極之論也雖
然兩先生之論皆爲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
藉口則偷句爲鈍賊難免杼山所訶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
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斥其
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震爲古文學大蘇
以縱橫恣肆爲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爲衰世之文而病

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
好惡謬爲詆譏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如阮亭先生固
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
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蓋後
世之邠雍也於時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
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浩字彥廣
號南坡爲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其墓誌云處士夷
亭故家也世爲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家此誌蓋石田

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寧人也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禧至爲之執繖捧溺器爲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爲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錫接壤景范又常館

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脩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寧人亦著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尙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嚶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歸熒熒智含又弱一个按所謂六侯者演潔澣泓汭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澣字智含爲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汭字記原洵字文中爲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

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子皆從死也所云
熒熒智含又弱一个者謂智含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
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爲靈旗而程師
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騫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
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予與掌亭之孫銓善因
得其實爲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
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子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
錄訾警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

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子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脩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 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

州初蘇州人吳山掄廷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

獻詩 上覽而稱善命登 御舟賦詩 賜韻

三江廷楨應 制云綠波潏灩照船窗 天子歸

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

覽 天顏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宮及至

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
屬窘甚忽聽 御舟自鳴鐘卽景生情而詩乃就好
事者戲呼自鳴鐘爲救命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畢澤人也詩學長吉東野頗尙新
奇某宗伯嘗作嗜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
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廬
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剩庵傳及之稱爲志士謂
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
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

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廬詩一
卷惜其湮沒不傳爲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憑江截
潮聲湧石來雨夜云瘦燈淹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
下云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爲妍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
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舊事
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儀青話舊云詩力寒人骨家風
足道心岵嶠山云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
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六斛可憐摧石
尉五湖無計壽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真

率佛閣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時羹粥僧人供一掌泥
薪燕子家贈隱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
丁偕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
雲雜感云酒于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
云吾廬在水墨中水墨廬又在無水墨中水墨廬詩又
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
許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堊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卽俗所稱馬驚庵也建
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卽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

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
落十石至聞於當宁敕中官收採院僧苦其擾遂以鹽
滷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歷閒名士如
江陰李至清長洲朱鷺嘉定徐允祿及邑中魏浣初龔
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予且曰卷中
如魏龔兩公蓋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
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壬
子孟夏予挈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畱予茶話復
出丹桂卷見示迴思秀公昔日之言爲撫卷泣然者久

之

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宰輔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爲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慶醉歸乘車入外門父爲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固當乃謝罷慶慶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

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
終其身如是倪文禧爲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起立輒
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
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
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爲固然而
富人入錢得秩不過公士簪裹之流亦復出輿入輦自
同蹙痿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旣舉南宮
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
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

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騶唱以往大有
李僧伽減袁叔德僕從之風焉

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
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熒熒
無異平時隣人目爲守歲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竇百出雍正二年奉

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

應銓

出名投牒縣令

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其人
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桂誤以筆點汪名

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
門東自從 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
爲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
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游行市中衝口
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
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俏一個蒲團禪關叅照塵氛
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簫無邊高
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

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个九品蓮臺難到
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
討

海昌查某以誹謗 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
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
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
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
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秀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
飛何祗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

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
爾青春也白頭

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瞻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鄒
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
子兢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
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兢歸潛部勒親黨
數十人俟鄒於路矐其目折其四肢鄒訴於官兢直前
慷慨流涕自陳父冤請死當事爲之動容僅擬流徙得
免子按兢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

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兢挈
家歸公公泣而授館衣食之誓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
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
畧皆云何舜賓豈舜賓卽係瞻字耶又邑志及事畧載
兢旣得復仇法吏當兢死鼎復資兢母入都擊登聞鼓
上訴事下大理評事曹恕謂魯旣遷官不得以親臨比
且援唐梁悅爲証兢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

鄆

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

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

某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
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 國法安知非狎侮
前哲訕謗學官之報哉范爲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
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衆康熙戊
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

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秘笈云漢
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
經術之論也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
羣吏之治二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

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勲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卽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屬之臣者 上摘

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爲學士奏曰屬之臣固謬然古

人斷章取義亦間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爲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訶遂得釋頗與此事相類爲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

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

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劾武陵奪情謫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常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

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爲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尙也愚夫愚婦之所爲也見徐復祚村老委談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旣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額上一方雪著卽消此說殊謬况松雪寶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爲著雪卽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畱意祖父著述手

澤往往不多得卽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
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官通顯竟不付梓以流
通於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顧子文寧故貧士也而其
世父雪坡翁文淵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
給剗氏俾開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官通顯視文寧
有愧色矣又其友馬旦程椿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
詩囑予選定亦次第鏤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
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爲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
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檜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
笞擊敝輒重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爲吾邑周公
近仁公參浙藩時特脩武穆墓復其墓田并鑄此像云
公名本爲明成化乙未科進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
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
人也龔淵孟_{立本}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

吳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閻秀卿二科志黃
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

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廸功一集詞調高雅
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吾邑孫西川艾旣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閭有賈
人忽把其袖且咎且詈幾至折頤公乘閒進曰余常熟
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
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咎之最是
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
明者憲副一江王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
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

千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
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
連類錄之

康熙閒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
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卽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
至徒惓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情
筆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初餘輒觀書作
字無閒寒暑師云效爾姊用功自善屬對勉之勉之是
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

師不識其嫻已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
對句以往誇徒聰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
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之匿笑師
察其故大恚誓不復命對事遂絕女姓嚴氏貌殊嫻麗
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
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
惠公氏爲吾友汪西京沈琇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
章結云單辭隻句空千古不雜人閒梨棗香末章結云
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謂江上女

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蓋嘗自署爲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寧

士榮

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

以瘦標骨以澁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

寶伯

武

孫子逸

祖詒

俱極賞之定爲松雪真本寶伯居瀕

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寧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

吾邑顧雪坡

文淵

徐鐵山

方

少時與王石谷

輩

同畫山水

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真跡

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

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
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中吳紀聞載楊惠之初
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爲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
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
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
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聲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
雪坡亦極稱之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
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

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
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
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
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
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
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
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
八十爲八秩然則六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
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

錯記九十爲八十荒謬至此尤可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一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爲賣米者一爲賣菜子者爭一栲栳至相撲擊其栲栳本賣菜子者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宣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卽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縫中滾出賣米者乃卽顙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

實爲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箠掠其犢一母牛作觳觫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畧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坡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旣墜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忘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支塘鎮在吾邑之東北臨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沈約曰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鹽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率衆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卽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爲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隋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滄故城遂墟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爲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

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爲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二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卽南沙故城又第二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關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余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本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龔安節芝塘道中卽事詩有北望寶芝二十里之句自程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爲誤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

失云

柳南隨筆卷四